

新 闻 坊  
新 闻 坊 出 版 社

上架建议：青春 悬疑 幻想

ISBN 978-7-5492-0996-5



9 787549 209965 >

定价：27.80 元



树下野狐 作品

*Light-year*

光年  
I  
迷失银河

A great mysterious fiction which discovers myste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 adventure journey of searching for destiny code,  
to tell lonely universe, we did ever get her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年 I / 树下野狐 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2.5 (漫客·小说绘)

ISBN 978-7-5492-0996-5

I. ①光… II. ①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7337 号

本书由树下野狐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 光年 I / 树下野狐 著

---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发 行** 长江出版社
- 主 编** 李 靖
-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 出 版 人** 别道玉
- 责任编辑** 江 水
- 特约编辑** 李高强 罗长敏 颜 燕
- 装帧设计** 李 婕
-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mm × 1120mm 1 / 16
- 印 张** 17.5
- 字 数** 23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0996-5
- 定 价** 27.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知音书局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Light-year*




— I —  
迷失  
银河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荣誉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每个人都是一颗迷失在银河里的星星，  
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如果它变成了流星，  
只是因为它想要朝着正确的方向飞行。  
谨以此书献给每一个迷失于银河的孩子。  
我们都在寻找自己与世界的路上。



树下野狐





● 后记  
277

● 第十九幕 逍遥游  
259

● 第十八幕 鲛神女之泪  
247

● 第五幕 LOST  
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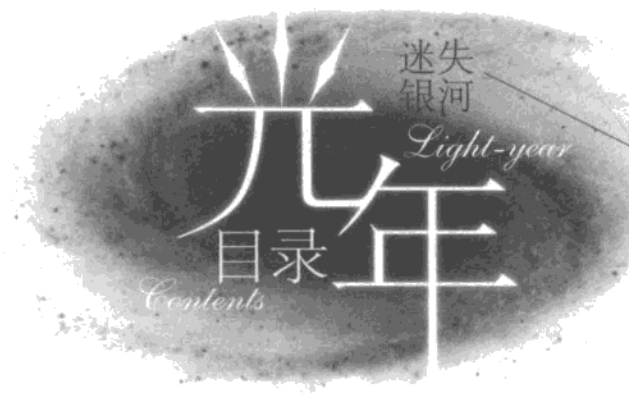
● 第六幕 魔屋  
085

● 第七幕 秘密  
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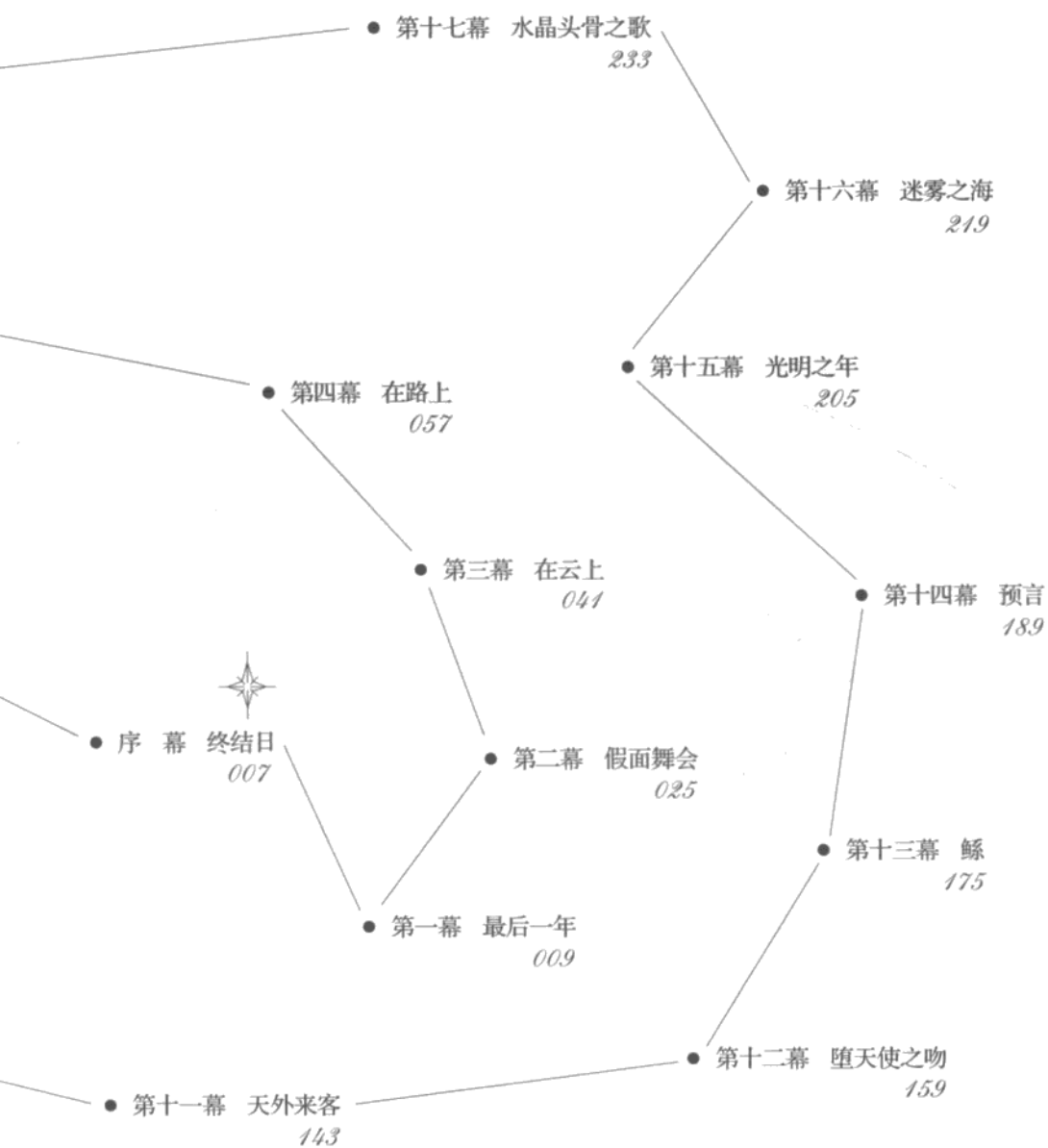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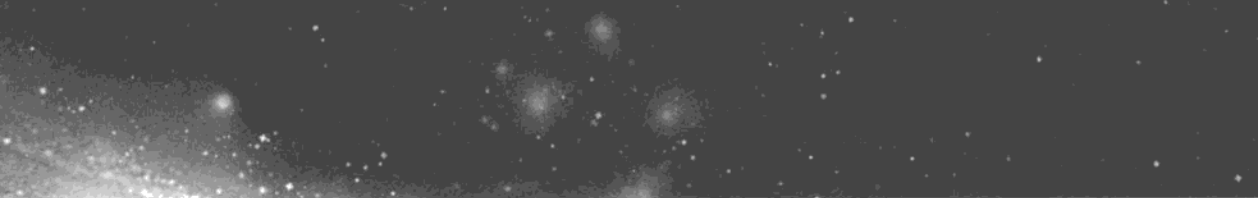
● 第八幕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107

● 第九幕 复活的化石  
119

● 第十幕 失火的伊甸园  
131









## ✦ 序 幕 终 结 日 ✦

那日临近  
势如烧着的火炉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  
在那日必被烧尽  
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旧约·玛拉基书》

1727年3月31日，伦敦。

风凄厉地啸叫着，从窗缝、门缝冷飕飕地钻进来，刮得烛火明灭摇曳。艾萨克·牛顿颤抖着紧握鹅毛笔，看了看窗外。黑沉沉的天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就像是被宇宙遗忘的角落。

他突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尖锐而森冷的恐惧。

他快要死了。

令他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这个花费了五十年光阴才破解出来的秘密。一个关系到人类过去和未来的秘密。他是该将它长埋心底呢，还是留给某个和自己担负着同样使命的人？

漫漫长卷，只剩下最后一个篇章了，就如同这长夜里将至未至的黎明，等待揭晓。主啊，请你给我一个明示。他将左手压在那本羊皮古卷圣经上，闭上眼睛，默默地祷

告着。

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轰！”雷声震耳。牛顿右手一颤，墨水滴落在那叠厚厚的稿纸上，洇成了奇怪的形状。

狂风大作，几扇窗户突然“乒乒乓乓”地撞开来，桌上那摞叠得整整齐齐的稿纸顿时随风乱舞，纷飞如雪片。

牛顿下意识地兜手去抓，却已经来不及了。有的翻卷着冲出窗外，直上夜穹；有的飘摇着落入壁炉，火苗窜腾。顷刻间，半个世纪的心血、数百万字的著作、几千年的秘密……全都七零八落，付之东流。

“上帝啊！”他颤声叫喊着抓起火钳，将那几十张着火的稿纸从灰烬中拨出来，心口忽然一阵剧痛，“当”地一声，火钳落地，他捂着胸膛踉跄地后退了几步，摔倒在地毯上，脸色青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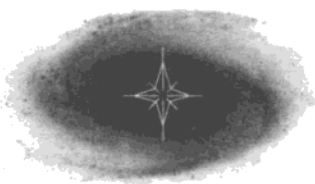
“艾萨克勋爵！艾萨克勋爵！”两个仆人提着灯奔入书房。

窗户大开，垂幔乱舞，到处都是翻飞的稿纸。

牛顿蜷着身子一动不动。这个欧洲科学界最伟大、最有权势的人物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左手紧紧地攥着半张烧焦的纸片，上面只有墨色犹新的三个字——终结日。

我想，群星之中  
一定有一颗星  
指引着我的生命  
通过不可知的黑暗

——泰戈尔



牛顿去世后的 283 年，巴黎。

全城漆黑。

我紧紧地抓着横杆，悬在艾菲尔铁塔顶层观景台的下方，左摇右摆。四面八方都是咆哮鼓荡的狂风，若十指稍一松脱，立刻就会像断线的风筝，被卷上夜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圣母院的钟声响起来了，一下接着一下，在空旷无边的黑暗里回荡着。再过两个小时，就是 2011 年的圣诞节，最后一年。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这个世界，这或许都是决定性的两个小时。

我强忍住剧痛，伸手抓住上方的钢架，继续朝上攀爬。

这时空中又传来翅膀扑扇的声音。还没来得及转身，狂风呼啸，后背像被巨石猛击，一头重重地砸在钢架上，满眼金星，鼻子里、嘴里全是腥甜味儿。如果不是我反应快，已经摔得粉身碎骨。

那人像一只大鸟从我右侧掠过，盘旋着冲落在横杆上。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那双眼睛一只蓝一只绿，灼灼如鬼火，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仿佛要直窥到我灵魂深处。

“没人告诉过你，越高的地方越接近的并非天堂，而是地狱吗？”他收拢那双巨大的羽翼，伸脚踩住我的左手，用生硬的英文一字一顿地问我，“你是谁？从哪里来？想要干什么？”

我一愣，忍不住喘着气笑了起来，笑得太过急促，变成了猛烈的咳嗽，喉咙里腥

甜翻涌。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哲学的三大终极奥义。这人居然在此时此地，问我这些圣人先哲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的问题。真他妈滑稽。我如果知道答案，又怎会来到这里，又怎会变成现在的自己？

“很好笑吗？”那人旋转脚尖，用力踩压我的手指。

“咯啦啦”连声脆响，指骨几乎全断了，那种剧痛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疼得泪水直涌，再也支撑不住了，猛地抽回左手，身子一沉，天旋地转，仅靠着右臂悬挂在几百米的高空。

“轰！轰！”整个天空突然燃烧起来了。流火如虹霓，呼啸着从上方划过，在远处激撞起一道道冲天红光，就像是专门为我怒放的烟火。

夜空瞬间成了蓝紫色，旋转着一圈又一圈绚丽的彩色光轮，和那轮橘红色的月亮所焕发出的黄色、绿色光晕交叠在一起，流光溢彩。

这夜色真他妈的美啊，美得就如同梵高的《星月夜》。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目眩神迷。

忽然想起初次见到那幅画的午夜，想起她站在那扭曲的画面、旋转的月亮与星辰前，转过身，对着我嫣然一笑：“如果下一刹那世界终结，回想这一辈子，你会最先想起什么？”

此情此景，相隔虽只一年多，却已经遥远得如同前世。

假如世界就在下一瞬间毁灭，我可能记不起19岁以前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子，所有值得讲述的故事，都开始于2010年的上海之夏，那个蝉声密集的下月，那条绿风拂面的林荫路……

“我最后再问一次，”那人在狂风中张开双翼，抬脚踏住我的右手，声音森冷得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你是谁？从哪里来？想干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将她的音容笑貌、所有的杂念纷扰全都抛诸脑后，望着那人身后璀璨的夜空，咧嘴一笑：“我叫丁洛河。来自东边的那颗星。想要拯救这个世界。”

2010年7月15日。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天。在那天来临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孩子，就如同北京另外一百万个孩子一样，忙着读书，忙着恋爱，忙着在胡同院子与高楼大厦之间穿梭成长。那时我尚未遇见她，尚未遇见自己，尚未遇见这个世界所掩藏的奇异而残酷的真相。

那天午后，刚下过雨，碧空如洗，空气里弥漫着泥土与青草湿漉漉的气息。我拖

着旅行箱，东张西望地走在上海那条旧时法租界的林阴道上。凉风阵阵吹来，枝叶沙沙摇动，将斑斑点点的阳光和蝉声一起筛落满地。

右前方的院子门口挂了块彩绘招牌，画着梵高的《向日葵》。铁栅门里面是两栋英式的老洋房，红色的木框窗，绿色的爬墙虎，掩映在茂密的槐树与满园姹紫嫣红的蔷薇中。院角有一座玻璃屋，里面开满了鲜花，摆放着高低错落的画架，几个年轻人正在专心作画。

我摁了下门铃。让我意外的是，门铃声居然是贝多芬《英雄交响曲》高潮时的片段，和我的手机铃声一样。是不是所有喜欢梵高作品的人，都喜欢同样狂暴张扬的贝多芬呢？

一个女孩打开铁栅门，瞥了眼我递给她名片，微笑着说：“丁先生，苏小姐一直在等你，请随我来。”

三天前，一个名叫苏晴的女人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她是上海“葵画廊”的主人，愿意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和我签经纪约，并保证未来五年内在巴黎、纽约、伦敦为我各办一次画展。

我从小梦想当一个画家，像梵高一样震撼这个世界。那几年为了学画，几乎花光了爸妈的积蓄，却始终还是功亏一篑，没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为了坚持梦想，我一边给杂志、图书画些插画赚钱，一边向各大画廊推销自己的作品。

对我这个迄今只卖出一幅油画的菜鸟来说，接到这个电话，简直就像接到中了六合彩的通知。那之后的三天里，我脑子里始终晕晕沉沉如同做梦，哪怕到了这儿，走起路来依旧深一脚、浅一脚，仿佛踩在云端，搞不懂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真实的。

老洋房外表古朴，内部却装修得非常奢华时尚。厚厚的地毯，璀璨的水晶灯，到处随意摆放着明朝黄花梨的床榻、桌椅与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家具，错落而又完美地混搭在一起。走廊与转梯的两旁挂着不少当代名画，我大致扫了一眼，应该全是真迹。

这两幢独栋洋房的市值少说四五亿，如果算上这些家具和油画，价值就更难以估量。这位苏晴究竟是何方神圣？能有这么大的手笔，肯定不是个雏儿，为什么北京的圈内人还没听说过这家“葵画廊”呢？

那女孩领着我到了二楼偏厅，泡了壶龙井，就礼貌地掩门出去了。偏厅朝东南，对着花园，很幽静。墙壁上挂着几幅后现代的装饰画，与周围简约的北欧家具很搭配，增加了几分现代与优雅。

我坐在宽大松软的沙发里，喝着茶东张西望。

桌上放了三张照片，一张是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笑靥如花地骑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一张是个十三四岁清丽脱俗的女孩，和一个男孩挽着手奔跑在浪花叠涌的沙滩上。



还有一张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身着绿裙骑着白马，笑容光彩照人，旁边倚着一个差不多岁数的大男孩。

照片里的女孩虽然年纪不同，眉眼、笑容却都很相似，应该是同一个人。后两张照片中的男孩应该也是同一人，只是小时那张神采飞扬，长大后却透着一股冷傲和阴鸷，让人看了不太舒服。

正想仔细端详，突然听见有人敲了敲门，一个高挑的红衣女人微笑着走了进来。我连忙站起身。

她朝我伸出手，嫣然一笑：“丁先生，你好。我是苏晴。”声音温柔低婉，比电话里更加好听。她看起来只比我大了几岁，举止优雅大方，眉眼神情都和照片里的女孩儿一模一样。

我没想到画廊的女主人这么年轻，更没想到居然会这么漂亮，与她柔若无骨的手相握时，心里突突直跳，耳根莫名地有点儿发烫。

她留着齐耳的BOBO短发，身着纪梵希套裙，小巧的耳垂上挂着两颗通透莹绿的水滴形翡翠耳坠，简洁、高贵又不失妩媚。我一直觉得自己挺有雅痞范儿的，长得也不赖，但不知为什么，站在她面前却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毛孩儿。

“丁先生，谢谢你能来这里。既然电话里已经大致说过了，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她侧身坐在对面的沙发里，修长的双腿优雅地交叠在一起，递给我一个文件夹，“我很喜欢你的油画，希望能尽快和你签订合同。你可以看看合约的详细条款，如果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尽管提出。”

合同只有几页，约定未来五年内，“葵画廊”除了以35%的抽佣代理我的所有油画作品外，还将以每幅50万人民币的价格收购我20幅作品，其中50%的金额将在签约后的10天内预支给我，作为订金。此外，还详细地列明了参拍、办展与出版画集的规格、次数等等，甚至还注明我对作品拥有交易否决权。

我仔细看了一遍，条件优厚得简直像是陷阱，但又看不出有任何不妥，心里反而更忐忑起来。天上不会白掉馅饼，她给我这无名新丁如此超规格的待遇，总得有个原因不是？

“苏小姐，”虽然明知这么问有点儿自掉身价，我还是忍不住开口了，“多谢您这么赏识我。能问问您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吗？”

苏晴微微一笑，从挎包里取出iPad，拨出一张图片：“这幅《一亿光年外的仙女座》是我在北京798的一家画廊买到的，应该是你的作品吧？”

没想到唯一一张卖出去的油画居然就是被她收走的，我不好意思地点头笑了笑。这幅画是我《四季·光年》系列的第三张，画的是秋夜的星空。当时那家画廊的老